

中國人民大學

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二年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進一步尖銳化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進一步尖銳化

Дальнейшее обострение общего
кризиса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列昂節夫著

Л. А. Леонтьев

張孟恢譯

書號：總3—9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進一步尖銳化

著者：列 昂 節 夫
譯者：張 孟 恢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6037 (1000+37+5000)

目 錄

資本主義總危機是資產階級制度滅亡的時代.....	一
蘇聯的偉大勝利.....	一〇
世界帝國主義體系中的新缺口.....	一五
帝國主義殖民地制度危機的加深.....	二五
美國——世界的反動中心.....	三〇
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的進一步尖銳化.....	三四
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增長.....	四二
資本主義腐朽的加強.....	四八
資本主義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六三
資本主義的世紀到臨末日.....	七〇

資本主義總危機是資產階級制度滅亡的時代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只有根據列寧和斯大林的帝國主義理論，只有根據由這一理論產生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才能理解。列寧在深刻和全面地研究了資本主義之最高和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以後，發現了帝國主義時代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與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法則，並得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切，或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時勝利，及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首先勝利的天才結論。天才地研究了無產階級在當前時代中的戰略與策略底根本問題的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這理論大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而從具體與實踐的觀點上提出以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任務。它闡明了消滅過時的資產階級秩序，和創造新的、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這一全部過程的整個歷史時代的性質。

列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寫道：

『除了把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內戰，和不發達的、落後及被壓迫民族底整整一系列的民主與革命運動，其中並包括民族解放運動，結合起來的時代以外，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

爲什麼呢？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客觀現實告訴我們，與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民族並存的，還有許多經濟非常衰弱，或者完全不發達的民族。』（列寧全集，俄文第三版，第十九卷，第二二一——二二二頁）

資本主義轉入帝國主義的時候，同時也就是資本主義向衰敗大轉彎的標誌。

列寧曾着重指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中成長起來的獨佔資本，已經是資本主義趨於死亡。

在說明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之間底根本差別時，斯大林同志說：承認現在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一事實，乃是我們黨底態度的出發點。

斯大林同志又指出：可惜，這並不就是說資本主義已經死了。但是，毫無疑問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不是走向復興，而是走向死亡；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走上昇的路線，而是走下降的路線。在給帝國主義下垂死的資本主義這一定義時，列寧又同時指出：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

帝國主義的特徵，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極端尖銳。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其中最主要的是三種矛盾：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強國及其各集團間的矛盾，宗主國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

列寧和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是從這一點出發的，即：整個歷史時代，都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被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結構所代替的時代，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時代。

革命爆發的因素，隨着獨佔資本主義時代的矛盾增加而同時累積起來。斯大林同志在他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歷史性演說中指出，馬克思主義者曾一再聲明，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本身就包含着總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因素。

作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早就累積起來的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已表現出空前未有的破壞力量。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說明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腹中孕育着世界規模的最有破壞性的衝突，這衝突必然產生再瓜分已被瓜分過的世界的帝國主義鬥爭。對於所謂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有和平進步發展可能的一切改良主義的幻想，現實已給了致命的打擊。戰爭把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集中起來，將它們置之於命運的天秤，加速了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並減輕了這鬥爭的困難。列寧的天才銳敏眼光，表現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戰爭一開始的時候，他便以毫不動搖的信心說：社會主義革命必然到來。列寧寫

道：『歐洲戰爭，是意味着最大的歷史危機，新時代的開始。』

我們在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會讀到：『戰爭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反映，而戰爭本身又加劇了這危機，削弱了世界資本主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本，第二二四頁）列寧—斯大林黨領導的俄國工人階級，利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削弱，而突破了帝國主義戰線，推翻了資產階級在一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統治。

這是對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一個突破，它標誌着資本主義毀滅的開始。這是全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飛躍，是從量轉入新質的最顯明的典範。因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結果造成它在那社會主義的新制度取得了勝利的、六分之一的地球上的毀滅。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根本轉變。它的勝利顯示：世界歷史的新時代，肅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時代開始了。由於帝國主義時代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法則，由於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切國家中同時勝利，而可能在個別國家中首先勝利的原故，這一時代，同時也是兩種制度鬥爭的時代：一方面是垂死的，但還未死掉的資本主義；另一方面是正在勝利，而以後也一定會勝利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在世界最大國家之一的俄國取得勝利，這就是世界革命的開始。

斯大林同志依據列寧的指示，對於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時代，進行了全面的馬列主義的研究，並揭示出這一時代底最深刻的矛盾。

資本主義總危機底本質的經典性定義，是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〇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作出來的。這篇報告分析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時，是以下列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徵說明作為前言的：

『現在的經濟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展開來的；這個危機開始於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它摧毀了資本主義底基礎並促進了經濟危機到來的帝國主義大戰時期。

這是說明什麼呢？

首先，這是說明帝國主義戰爭及其後果，加強了資本主義的腐朽，破壞了它的平衡；說明我們現在是生活於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說明資本主義已不是唯一的和囊括一切的世界經濟體系；說明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並存的還有社會主義體系，而後者是在成長着，是在獲得成就，是在跟資本主義體系對立起來，並且是在以自己的存在這事實，來證明資本主義的腐朽，來動搖它的基礎。

其次，這是說明，帝國主義戰爭和革命在蘇聯的勝利，動搖了殖民地與附屬國家中^的帝國主義制度；說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中的威權已被破壞；說明它再也不能按照舊方式來主宰這些國家了。

再其次，這是說明，戰爭以來的一段時期和戰爭之後，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中，已經出現和成長了他們自己的年青的資本主義，並且是有所成就地在市場上和舊的資本主

義競爭，而使銷售貨物的市場鬥爭尖銳與複雜起來。

最後，這是說明，戰爭給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留下一份沉重的遺產，這就是各企業經常的開工不足，有由失業後備軍變為失業常備軍的數百萬失業大軍存在，為資本主義創造了早在現時的經濟危機以前的一大堆困難，而必然會使問題在危機時期變得更加複雜。」（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俄文本，第二四六——二四七頁）

從這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徵說明中，可以明瞭世界分裂為兩種制度，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乃是它的基本標誌。兩種制度的鬥爭，即垂死的資本主義與勝利中的社會主義鬥爭，在世界歷史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使資本主義遭受了致命的創傷，它從來就沒有能、並且再也不可能治好這個創傷。這革命在各帝國主義國家中開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同時它也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而破壞了它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中的統治。

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特徵，就是帝國主義底基礎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中已被徹底地動搖了，帝國主義的威權在各被壓迫民族的眼中已被破壞了，佔有殖民地的列強已不能照舊主宰和統治數億殖民地的奴隸了。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資本的權力下奪取了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因而大大地縮減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地盤。

帝國主義絞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這一企圖的失敗，蘇維埃政權的勝利，非常明確地肯定：資本主義永遠也不能回復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支配着的「平衡」了。一個巨大國家的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能不加速爲帝國主義時代之特徵的、資本主義的腐朽和死亡過程。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勝利，顯示了『……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這時革命的火花，必然會時而出現在帝國主義的中心，時而出現在它的邊緣，而使資本主義的補綻變得全部失去其效用，使資本主義的垮台一天接近一天了』（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俄文本，第二四六頁）。

早在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幾年間，當獨佔資本的奴才們，其中包括右翼社會黨人，對資本主義大唱其頌歌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拆穿這種穩定底臨時的、局部的、不穩固的和腐朽的性質時曾着重指出：

『……由於十月革命勝利和蘇聯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結果而出現的，資本主義總的和基本的危機，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更見加深，並動搖着世界資本主義存在的基礎。』（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俄文本，第二八五頁）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間的歷史性競賽是這樣進行的：社會主義一年比一年更有力量，一年比一年更爲繁榮；而在另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的腐朽是加強了，它的矛盾是尖銳了。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停頓在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周圍；但在這一段時期，蘇聯的工業，却比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增加了一一·七倍。資本主義經濟遭受了造成失業大量增加的一系列危機：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的；而蘇維埃經濟，却走着不斷和飛快提高的道路，不知道有危機與失業。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說明資本主義已成爲人類社會底進步發展道路上的障礙；資本主義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已達到空前未有的尖銳。

諸如工業企業經常的開工不足，爲資本主義國家千百萬人們之命運的經常的大批失業等類對於資本主義總危機具有特徵意義的現象，便證明了這一點。而資本主義週期的變形，也證明了這一點。這種變形是表現爲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變得無比深刻、尖銳、漫長，及有破壞力量；而危機之間的短促間隙期，在許多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並未使生產多少有一些增長和提高。如英國、法國這樣最老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十年來，工業水準仍停留於原地；即使說個別幾年有了某一些提高，但大多數場合是居於停滯和萎縮的狀態的。最後，具有最大破壞性的帝國主義戰爭，便是表現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的最可怕方式。

在資本主義矛盾極端尖銳的基礎上，由於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的結果，爆發了兩次大大破壞了其內部平衡，並引起兩次世界戰爭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危機。斯大林同志曾指

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第一次危機結果，產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第二次危機結果，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斯大林：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說，俄文本，第一四——一五頁）

承認或否認資本主義總危機，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現時代的理解與一切資產階級的及偽社會主義的理論之間的分界線。這種理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抹殺現代資本主義的矛盾，掩飾它潰爛的膿瘍，從而使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離開反資本主義奴隸制度的鬥爭。在各共產黨行列裏的變節者與叛徒，進行着陰謀詭計來反對列寧斯大林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並不是沒有目的的。所以一切派別的列寧主義的敵人們，在進行活動的時候，都捏造了一些辯護的謬論，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美國例外論』，『非殖民地化論』等類便是。所有這一切敵人們捏造的說法，其目的是要否認，要反對實際事實，即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事實。

在現代的環境中，資本主義的一切辯護者們，首先是來自右翼社會黨人陣營中的資產階級底改良主義奴才們，憤慨激昂地否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治之疾，而竭力證明這制度的持久和穩固。於是他們便抱着這目的來掩飾現代資本主義的，首先是美國的最尖銳的矛盾了。瓦爾加院士，特拉赫登堡院士，以及其他一些滲透着反科學的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人們底著作，乃是把改良主義的辯護移植到蘇維埃出版物上來的企圖。正如在我們的出版物中所指出的，這些著作的作者們，事實上是陷入漠視和否認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立場，陷入老早已被揭發的，對馬克思

恩——列寧主義抱不可調和的敵意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的立場。

蘇聯的偉大勝利

國際反動勢力所準備的、法西斯侵略者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尖銳化了。戰爭結果，國際環境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由於在軍事上摧毀了世界法西斯主義和世界侵略的主要策源地；由於蘇聯在戰勝侵略集團方面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兩種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力量對比，改變得大大地有利於社會主義了。社會主義的力量，不僅是相對地，而且絕對地茁長起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力量，不單是比較起壯大着的社會主義力量，而且比起戰前時期來，都受到了損害。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反英美統治集團背信棄義的盤算，并未造成偉大社會主義強國——蘇聯——的衰弱，而是加強了她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

對嚴重的敵人的戰爭，全面考驗了每一民族的一切物質及精神力量。這樣的戰爭，自來就不僅是各交戰國家底軍事力量和軍事經濟潛力的檢驗，而且也是她們底社會制度是否穩固的檢驗。蘇聯在與非常强大和危險的敵人博鬥的時候，光榮地通過了這個檢驗；她不但獲得了軍事

的勝利，並且也獲得了經濟的、道德上政治上的、思想意識上的勝利。這個勝利，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主義的偉大優越性。

戰爭歷史教訓我們，在戰爭的進程中，其力量在增長着的一方，是會勝利的。由於蘇維埃的社會制度與國家制度有決定的優越性，所以蘇聯就是這樣的一方。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基礎，是比各敵國的經濟基礎更鞏固、更有生命力的。蘇維埃經濟制度的這一類優點，如生產手段公有制佔統治地位，有計劃地管理國民經濟，蘇維埃工人、集體農民、知識份子解脫了剝削的社會主義勞動底偉大創造力，擁有有經驗的經濟領導幹部、工程師、技術人員、熟練工人，都有充分的表現。在這基礎上，蘇維埃國家的這一類力量的源泉，如富有活力的蘇維愛國主義，構成統一的弟兄大家庭的蘇聯各族人民的友誼，蘇維埃人在前線與後方的羣衆英雄主義，都有了發展。

戰爭時期，有力地說明了列寧—斯大林黨的組織作用。布爾什維克黨在和平建設及戰爭的歲月中，同樣是蘇維埃人民的領導與指導力量。在偉大衛國戰爭環境中，布爾什維克黨是反德國法西斯匪幫的全民鬥爭的鼓舞者和組織者。

『黨的組織工作，把蘇維埃人的一切努力集中在一起，指導它們達到共同的目標，並使我們全部人力與物力服從消滅敵人的事業。戰爭以來，黨愈益加強了與人民的血肉關係，與廣大勞動羣衆聯繫得更加緊密了。』

我們國家的力量泉源，就在於此。」（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俄文本，第

一一九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中，偉大的蘇維埃強國顯示出，她不僅是守衛着世界，而且能予任何敵人以致命的回擊。蘇聯和她的軍隊，從法西斯破壞者手中拯救了歐洲文明，并把歐洲與亞洲人民從德國法西斯和日本的枷鎖中解放出來。蘇聯在擊潰法西斯侵略方面的決定性作用，決不是偶然的。她的偉大歷史使命，直接產生於體現了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生活諸方面人與人之間的新關係的，一個新型國家的蘇維埃國家底本質。這個崇高的解放者的使命，為我國取得了全世界數億人們的無限同情。

『偉大衛國戰爭的種種事件，是留在一切人們的腦海中的。斯大林領導着保衛我們祖國的事業，親手領導國內的武裝力量，所以蘇維埃人民便贏得了對德國法西斯主義及其同盟者的勝利。他們想使蘇聯衰弱，可是她却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中變得更加鞏固；他們期望蘇聯在戰後依賴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可是蘇維埃國家和以前一樣，執行着自己獨立的、斯大林的對外政策，並且以蘇維埃各族人民及國際安全的利益為指針。』

（莫洛托夫：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一週年，俄文本，第三四——三五頁）

在我國所創設的，高級的社會關係制度，決定了她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這是為持久與公正和平最徹底最堅強的戰士角色，同時也是反對不管來自哪兒的帝國主義侵略最堅決最無情的

戰士角色。

『蘇聯與民主國家，認為戰爭的基本目的，就是恢復和鞏固歐洲的民主秩序，肅清法西斯主義及防止可能來自德國的新侵略，建立歐洲各族人民全面的長遠合作。美國與贊助英國，則在戰爭中為自己提出了另一個目標：消除市場上的競爭者（德國、日本）及確立本身的統治的地位。』（幾國共產黨代表情報會議，俄文本，第六頁）

在國際舞台上活動着的力量的新配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體現為兩種對立的國際政治路線的兩個陣營已經形成了：一方面，帝國主義的反民主的陣營，認為自己的基本目的就是建立美國的世界統治權與摧毀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反帝國主義的民主的陣營，認為自己的基本目的就是打垮帝國主義，加強民主及肅清法西斯主義餘孽。英法統治集團所支持的美國，是帝國主義陣營的基本主力；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是反帝國主義陣營的基本主力。這兩個陣營的形成，便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尖銳化，與力量的對比改變為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產生的兩種制度鬥爭中的新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蘇聯在世界上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她在國際舞台上的比重也大大地提高了。

從前無論何時，在一切國際性的集會場所，蘇聯的聲音都不會響得如此地使人感動，都沒有過這麼廣泛的回音。像這一類的事實，如在準備與歐洲前希特勒德國之同盟國的簽訂和約